

陶詩析疑

潘重規

少讀陶詩，不求甚解。誦習漸久，疑義愈滋。乃知陶詩造語平易而託意高遠，復多微詞，又時用晉宋人通語，故非輕心掉之者所能得其真詣也。於是博求通人解說箋注，以燕其疑；有不解者，則以己意說之。陶公有言：“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因以暇日，寫成一卷，名曰陶詩析疑，以就正於素心君子，庶幾相與賞析而得其真詣歟？丁未孟夏潘重規記於九龍又一村寓廬。

停雲

罇湛新醪，園列初榮。

陶澍集注曰：各本如此，休陽程氏梓本作“樽酒新湛”。李注：“湛讀曰沈”。

重規案：九日閒居詩序云：“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和劉柴桑云：“春醪解飢飈”；飲酒詩云：“時賴好事人，載醪祛所惑”；挽歌詩云：“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更能嘗”；祭從弟敬遠文云：“乃以園果時醪，祖其將行”：然則春醪、時醪、新醪，猶言春酒、時酒、新酒耳。“罇湛新醪”與歸去來辭“有酒盈罇”意近。湛為盛滿貌，當讀直減反，如“湛湛露斯”之湛。“罇湛新醪”，正與“園列初榮”對文，程本李注似皆非。

時運

山滌餘靄，宇曖微霄。

重規案：文選雪賦：“連氛累靄”。注引文字集略云：“靄，雲狀，靄亦靄也”。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云：“昭昭天宇闔”，宇即天宇也。後漢書周黃徐姜中屠傳注云：“曖猶靄也”。又張衡傳注：“霄，雲也”。（文選補亡詩奕奕玄霄注同。）此二語寫雨霽春晴之景，意言山滌餘氛，天靄微雲耳。陶澍注謂宇曖微霄，即歸園田居詩“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景狀，蓋未得其旨意。

贈長沙公

序：長沙公於余為族，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已為路人，經過潯陽，臨別贈此。

重規案：淵明為陶侃曾孫，見於沈約宋書隱逸傳。蕭統淵明傳、南史、晉書隱逸傳。命子詩云：“桓桓長沙，伊勳伊德”，自述世系，尤為明確。故侃為淵明曾祖，從無異說。至清全祖望結埼亭集外編四十陶淵明世系考，乃據此詩序讀為“長沙公於余為族祖，同出大司馬”，以謂淵明為侃七世孫。後，王昶亦主此說（見春融堂集四十三書陶淵明傳後）。姚瑩則以淵明為侃六世孫（見東溪文後集一與方植之論陶淵明為桓公後說）。近人曾運乾為陶淵明世系略考（見古直陶靖節詩箋定本此詩附錄），謂淵明為侃曾孫，根據史傳，參稽本集，實無可疑。而此詩長沙公延壽，當為侃之六世孫，必史傳中脫去繼嗣一代。乃若閻若璩之子詠（說見左汾近稿，附其父潛邱劉記後），則辨淵明非侃之後，謂此詩序文之“大司馬”，當作“右司馬”，指漢高祖功臣陶舍；蓋淵明果出於侃，此襲公爵者方為吾從祖昆弟之子（指延壽），豈得曰“昭穆既遠，已為路人”哉！又謂孟府君傳稱“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亦豈稱曾祖之辭！洪亮吉曉讀書齋二錄、方東樹昭昧詹言，並同閻說。錢大昕篤守舊文，力排異議。其跋陶淵明詩集（見潛研堂文集三十二）云：“靖節為桓公曾孫，載於晉宋之書，千有餘年，從無異議。近有山陽閻詠，乃據贈長沙公詩序“昭穆既遠，已為路人”二語，辨其非侃後。且謂元亮自有祖，何必藉侃自重！詠既名父子，說又新奇，恐後來通儒惑於其說，故不可不辨。靖節自述世系，莫備於命子詩。首溯得姓之始；次述遠祖愨侯舍，丞相青；然後頌揚勳德，即以祖考承之，此士行為淵明祖大父之實證也。六朝最重門第，百家之譜皆上於吏部。沈休文撰宋史在齊永明三年，親見譜牒，故於本傳書之。梁昭明太子作靖節傳，不過承宋書舊文，而閻乃云始於昭明誤讀命子詩，其謬一也。昭明傳云：“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於屈身異代”，此亦出宋書之文，而閻以訾昭明，則是宋書亦未寓目，曾不知休文卒時，昭明才十有三歲。即使傳有舛誤，亦當先訾休文，況傳本不誤乎！其謬二也。且使士元與元亮果屬遠如路人也者，則命子篇中何用述其勳德！攀援貴族，鄉黨自好者不為；元亮千秋高士，豈宜有此！其謬三也。閻所據者，惟有贈長沙詩序，而序固言同出大司馬矣；大司馬之稱，非侃而

誰！閻亦知其不可通也，詞遁而窮，因檢史漢表陶舍曾以右司馬從漢王，遂謂序中大司馬當作右司馬，謂舍非侃也。不知漢初軍營有左右司馬，品秩最卑，不過中涓舍人之比；舍位為列侯，不稱侯而稱右司馬，在通官制者，且知其不可，豈得以誣靖節乎？夫擅改古書以成曲說，最為後儒之陋；況此大司馬，又萬萬無可改之理。其謬四也。惟是長沙公與靖節屬小功之親，而云昭穆既遠，已為路人，似有罅可指。今以晉書考之，士行雖以功名終，而諸子不協，自相魚肉；再傳之後，視如路人，固其宜矣。昭穆猶言兩世，兩世未遠，而情誼已疎，故有慨然寤歎，念茲厥初之句。其云昭穆既遠者，隱痛家難，不忍斥言之耳。若以為同出於舍，則自漢初分支，已閱六百餘年，人易世疏，又何足怪！其謬五也。閻又云：‘侃，廬江人；元亮，潯陽柴桑人，其址不同’。考潯陽郡，即廬江所分，南渡後移於江南。士行生於未分之前，元亮生於僭立之後，史各據實書之，似異而實同也。顏延之作靖節誄，雖不敘先世，而其詞曰‘韜此洪族，蔑彼名級’；苟非宰輔之胄，焉得洪族之稱！此亦一證也”。重規案：長沙公延壽為侃玄孫，淵明為侃曾孫。延壽於淵明，論族屬為大宗，言輩行為猶子，故延壽經過潯陽，淵明贈之以詩。若如閻說，悠悠六百年前同祖之人，陶公伏處草萊，何緣獻詩投贈，亦何肯獻詩投贈，此可決舊說之不可易，而異說之並非也。詩云：“伊余云邁，在長忘同，笑言未久，逝馬西東”，尤足為宗親之證。至孟府君傳云：“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此屬辭之體，正如史記自序稱“喜生談，談為太史公”。閻氏疑孟府君傳非稱曾祖之辭，則喜談亦非司馬遷之父祖耶？閻說非也。

同源分流，人易世疎。

陶澍曰：何注：“班孟堅幽通賦：‘術同源而分流’。曹大家曰：‘如水同源而分流也’。”

重規案：文鏡秘府論西卷引孔文舉與族弟書云：“同源派流，人易世疎”。此蓋淵明用文舉成辭，尤足見其與長沙公有親屬之關係。

於穆令族，允構斯堂，諧氣冬暄，映懷圭璋。爰采春華，載警秋霜。我曰欽哉，實宗之光。

陶澍曰：按此蓋長沙公經過潯陽，建桓公祠堂以展親收族。故詩美其氣如冬日之

溫，懷有圭璋之潔，而堂成舉祀，不勝秋霜怵惕之思。若此人者，豈非宗之光乎？春華謂芹藻蘋蘩之屬。

重規案：尚書大誥：“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孔傳：“父已致法，子乃不肯為堂基，況肯構立屋乎”？此詩云“允構斯堂”，蓋言長沙公能繼成先業耳。陶澍誤解譬喻之辭，指為建祠實事。後來古直、丁福保皆襲其說，謬矣。網察序言“經過潯陽”，詩謂“笑言未久，逝言西東”，足明便道小留，非有主役。設若長沙公至潯陽建祠，其事鄭重，當於題中敘明，豈得僅云經過而已。況詩辭甫言“允構斯堂”，即云“諧氣冬暄，映懷圭璋”，自當解為長沙公能繼先業，氣溫懷潔，如春之和，如秋之肅，足為宗族之光，辭氣貫串，義乃可通耳。

遊斜川

開歲條五日，吾生行歸休。

陶澍注：湯本云：日一作十。李注：按辛丑歲，靖節年三十七，詩曰：開歲條五十，乃義熙十年甲寅，以詩語證之，序為誤。今作開歲條五日，則與序中正月五日語意相貫。

重規案：陶公年歲，見於正史本傳者，若沈約宋書、唐修晉書皆云卒於元嘉四年，年六十三。昭明撰傳，亦無異辭。陶公摯友顏延之所為誄文，亦謂“春秋六十有三”（據宋本陶淵明集）。此徵之舊史舊文，確然可據，無可置疑。自宋張綬據誤本“開歲條五十”說之，謂淵明實年七十六（李公煥箋引），是為陶公年歲異說之始，然後世未有信之者。及梁任公先生著陶淵明年譜，又據此詩，斷言陶公得年僅五十有六，學者乃多從之。古直陶靖節年譜、遂欽立陶淵明年譜稿，雖小變其說，以為淵明得年僅五十有二，然其立說之根據，皆以梁氏為宗。梁氏之言曰：“集中紀年詩有游斜川一首。序云：‘辛酉（俗本作丑）正月五日……與二三鄰曲同游斜川。……欣對不足，率爾賦詩，悲日月之遠往，歎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紀鄉里以記其時日’。詩云：‘開歲條五十（俗本作日），吾生行歸休。……’案：此詩為考先生年歲最主要之資料。因序中明言‘各疏年紀記其時日’，而序之發端明記“辛酉正月五日”，詩人發端云‘開歲條五十’，故辛酉年先生之齒五十，絲毫無疑議之餘地也。後人所以多不察者，則

以俗本‘辛酉’皆作‘辛丑’，而詩句之‘脩五十’又或作‘五日’。先生卒於丁卯，即以宋傳年六十三之說推算，則辛丑亦僅三十七歲，與‘開歲五十’語不相容。俗子強作解事，見序有‘正月五日’語，因奮臆改‘五十’為‘五日’。殊不知‘開歲脩五日，吾生行歸休’，此二語如何能相連成意，慨歎於歲月擲人者豈以日計耶？況序中明言‘各疏年紀’，若作‘開歲五日’，所疏年紀何在耶？重規案：梁氏詳辨斜川詩俗本之誤，其說蓋不足信。實則“開歲脩五十”當從廬山東林舊本作“脩五日”。宋馬永卿嬾真子五柳詩說條云：“世所傳五柳集數本不同。謹按淵明乙丑生，至乙巳歲賦歸去來，是時四十一矣。今游斜川詩，或云辛丑歲，則方三十七歲；或云辛酉歲，則已五十七。而詩云開歲脩五十，皆非也。若云開歲脩五日，則正序所謂正月五日，言開歲脩忽五日耳。近得廬山東林舊本作五日，宜以為正”。今試抽繹此詩，與序文意多相應。序中說及游斜川之時日、天候、游侶、所睹景物、內心感觸，皆可一一與詩相印證。開歲脩五日，正與序文正月五日相符也。梁氏執序文各疏年紀鄉里一語，謂詩中開歲脩五十，即疏明年紀；然詩中初未自言為柴桑人，則鄉里又安在耶？是知年紀鄉里乃別記於詩句之外，而非詳於詩句之中。正如世說新語品藻篇引石崇金谷詩序所云：“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凡三十人。吳王師關中侯始平武功蘇紹字世嗣，年五十，為首”。是明謂詳記姓名年紀於詩辭之外也。至梁氏謂“開歲脩五日，吾生行歸休，不能相連成意”。梁氏似以為五十可以與感，五日則否；不知有所感則彈指興哀，無所感則五十漠然。淵明號稱恬淡，而實內心熱烈。彼懸一高遠之目標，唯恐歲月不待，不能達到理想，故於四十一歲為歸去來辭，有“感吾生行休”之歎。以一情感豐沛之人，無論為三十七（如作辛丑歲計），或五十七（如作辛酉歲計），皆有此感。故詩文如作“開歲脩五日”，則序作辛丑辛酉皆可通。梁氏據“開歲脩五十”之駁文，強斷為淵明辛酉年五十之證驗，其過宏矣。

贈羊長史松齡並序

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作此與之。

重規案：劉裕伐秦，以義熙十三年八月，剋長安；裕九月，至長安；十二月，

南旋。詩當作於十三年剋長安之後，時陶公年五十三。

路若經商山，為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紫芝誰復采，深谷久應蕪。
駟馬無贖患，貧賤有交娛。

陶澍注：澍按，贖，貨也。無贖患，言其患不可貨也。即四皓歌“駟馬高蓋，其憂甚大”意。

古直箋：皇甫謐高士傳四皓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兮，不如貧賤之肆志”。說文：“贖，貨也”。史記高祖本紀：“常從武員王媪贖酒”。韋昭曰：“贖，賒也”。直案：駟馬高蓋，顯赫在先，憂患在後；無駟馬高蓋，則福亦不至，禍亦不來矣。

重規案：說文：“賒，贖買也。贖，貨也”。王念孫廣雅疏證云：“高祖紀索隱及衆經音義並引廣雅：‘贖，賒也’”。漢書高祖本紀：“常從王媪武員贖酒”。顏注：“贖，賒也”。周禮泉府：“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司農云“賒，贖也”。顏師古匡謬正俗云：“贖，近代學者則用劉昌宗周禮音，輒讀贖字為時夜反。其鄙俚之俗，又讀為賒”。是贖賒二字同義同音。魏晉六朝人常以交賒連文，意猶近遠。嵇康養生論云：“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交賒相傾，猶言近遠相傾。近謂嗜好常在耳目之前，遠謂所希在數十年之後也。庾亮武昌開置學官教（全晉文卷三十六）云：“人情重交而輕賒，好逸而惡勞。學業致苦，而祿答未厚，由捷徑者多，故莫肯用心”。重交而輕賒，猶言重近而輕遠也。廣弘明集卷十八謝靈運辯宗論云：“巫臣諫莊王之日，物賒於己，故理為情先；及納夏姬之時，己交於物，故情居理上”。物賒於己，謂物遠於己，己交於物，謂己近於物也。此詩陶公意深規諷，湯注云：“天下分裂，而中州賢聖之跡不可得而見。今九土既一，則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宜當首訪，而獨多謝于商山之人，何哉？蓋南北雖合，而世代將易，但當與綺角遊耳。遠矣，深哉！”其言甚諦。此詩言駟馬無遠患，即有近患也。駟馬有近患，即紫芝歌“駟馬高蓋，其憂甚大”之意；貧賤有近娛，即紫芝歌“富貴畏人，不如貧賤肆志”之意。陶公當權臣炙手可熱之時，陳辭於故

人陳力就列之際，故辭旨隱約，言盡而意不舒也。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感物願及時，每恨靡所揮。悠悠待秋稼，寥落當賒遲。

古直陶靖節詩箋定本云：說文：揮，奮也。直案：每恨靡所揮，即有志不獲騁之意也。

重規案：王瑤編注陶淵明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據古直解以考證此詩寫作年代，其說非也。王注云：“詩中說：‘感物願及時，每恨靡所揮…’。淵明尚欲及時有為，且恨無發揮能力機會，則本詩必作於乙巳歸田以前”。以每恨靡所揮，釋為恨無發揮能力機會，增字解詩，涉於附會。案：禮記曲禮：“飲玉爵者弗揮”。釋文引何承天云：“振去餘酒曰揮”。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懷嬴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孔疏：“振去匜中之水故曰揮”。高誘注國策齊策揮汗成雨云：“揮，振也”。是則每憾靡所揮者，謂每恨無酒可揮也。九日閒居詩序云：“持醪靡由”，亦憾無酒可飲耳。陶公此詩云“感物願及時”，猶歸去來辭“善萬物得時”之意，故己亦欲及時飲酒為樂。而每恨無酒可飲，即五柳先生傳：“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之意。亦即歲暮和張常侍“屢闕清醑至，無以樂當年”之意。此詩云“蕤賓五月中”，是作詩時方在五月，欲待秋收釀酒（歸去來辭序云：“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是陶公耕稼，既謀溫飽，亦欲得飲也。），則遙遠賒遲，故云：“悠悠待秋稼，寥落將賒遲”也。陶詩屢言揮杯揮觴，如時運：“揮茲一觴”，還舊居：“一觴聊可揮”，雜詩：“揮杯勸孤影”，詠二疏：“揮觴道平素”，皆可與此詩“每憾靡所揮”之義互證。

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平津苟不由，栖遲詎為拙。

陶澍引李注：“漢元朔中，武帝詔封公孫宏為平津侯”。

古直箋：苟，且也。平津且不由，捷徑何論矣。

丁福保箋注引曾國藩曰：“平津二句，言苟不慕公孫弘之丞相封侯，則栖遲山林，亦未為拙也。不由，謂不由其道也”。

重規案：平津，猶言平道正道。時運詩：“洋洋平津”，詠三良詩：“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遺”，義皆相近。此二語意謂，苟得志乘時，由正道以拯生民，

成勳業，則栖遲蓬華，誠乃為拙；若捨正道而不由，不義而富且貴，何如躬耕隴畝，得固窮保節之為愈乎？諸家說似均未諦。

蜡日

風雪送餘運，無妨時已和，梅柳夾門植，一條有佳花。我唱爾言得，酒中適何多。未能明多少，章山有奇歌。

陶澍注云：此詩不知所謂，未敢強解。近時吳騫拜經樓詩話以為與述酒篇同意。風雪送餘運，無妨時已和，感蜡為歲之終，喻典午運已告訖，而宋祚方隆，臣民已多附從，不必更滋妨忌，故曰無妨也。梅柳夾門植，梅喻君子，柳喻小人。夾門植，謂參錯朝宇，君子不能厲冰霜之操，小人則但知趨炎附時，望風而靡。一條有佳花，有者，猶言無有乎爾。酒中適何多，裕以毒酒一甕，命張偉酖帝，偉自飲之而卒。又令兵進藥而害之，言酒中之陰計何多。我唱爾言得，謂裕倡其謀，而附姦黨者衆也。章山有奇歌，山海經，鮮山又東三十里，曰章山。地理志：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為內方山。按竟陵、零陵，皆楚地；故假竟陵之山以寓意，猶述酒詩之用舜冢事也。淵明為桓公曾孫，昔侃鎮荆楚，屢平寇難，勳在社稷；未能明多少，謂若曹勿謂陰計之多，以時無英雄耳，使我祖若在，豈遂致神州陸沉乎？有奇歌，蓋欲效采薇之意也。澍按：吳說迂晦，恐未必然，姑識于此，以俟知者。

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云：通篇俱不著題，後四語未詳其義。

重規案：此詩章山，蓋即商山；以一字未憶，致使全詩皆晦。案商、章古本同聲。說文：“商，从尙，章省聲”。漢書律曆志上：“商之為言章也”。風俗通聲音引劉歆鍾律書云：“商者，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匡謬正俗七：“或問曰：‘今市井之人謂算科量度為章估，有何義？’答曰：‘周書費誓云：我商賚汝。孔安國注云：我則商度汝功賜與汝也。徐仙音商，章（規案：釋文亦引此音。）’。然則商字舊有章音。所云章估者，即商估也”。是商章同音，本可通用。又陶公四八目八廚：“少府東萊曲城王商字伯義”。自注云：“海內賢智王伯義。後漢書作王章”。是亦商章字通之證。商山有奇歌，即商山四皓歌。陶公生當易代之際，桃源避秦，紫芝遺世，故於商山之事特有深慨。桃花源詩曰：“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又飲酒詩曰：

“咄咄俗中愚，且當從黃綺”。其贈羊長史詩尤傾懷暢言之。其詞曰：“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上，正賴古人書。聖賢留餘迹，事事在中都。豈忘游心目，關河不可踰。九域甫已一，逝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邁，負病不獲俱。路若經商山，為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紫芝誰復采？深谷久應蕪。駟馬無賈患，貧賤有交娛。清謠結心曲，人乖運見疎。擁懷累代下，言盡意不舒”。蓋心契既深，乃不覺言之反復，三致意焉。此詩章山，或陶公偶書同音借字，或傳本形近之譌，均未可知。要之，衡以詩意，徵之全集，逆其心志，此詩作商山殆無可疑。今試繹詩辭，殘年風雪，而寒梅作花，此所謂“無妨時已和”也。我唱爾言得者，以素心冥契，故發唱相領，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又曰：“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閒暇則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此理將不勝？無為忽去茲。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陶公鄰曲往還，必有能深解陶公避世之志者，此所以詠四皓之歌，而能心領其意，然俞相許，故曰“我唱汝言得”也。“酒中適何多”，猶言“酒中有深味”也。未能明多少，則多之極矣。其所以使人傾觴不能自己者，由商山奇歌感人之深之故也。此詩曰“奇歌”，羊長史詩曰“清謠”，其辭一也。羊則出處異路，故言盡而未舒；此則行止同心，故爾汝相得，其旨一也。千載之下，玩繹其辭，陶公之心，儼然如見。蓋陶公遺世獨立，慨想黃虞，觀世之攘竊篡奪者，不啻蚩蚩之過睫。歲暮天寒，聚素心鄰曲，飲酒高歌，欣感交集。靜觀大化，風雪凋年，而寒梅作花，一條獨秀，天地回游，時運固未有往而不復者乎？當其高歌答和，含意俱伸，誦四皓之歌，明一往之志，壺觴遞進，意氣浩然。蓋陶公胸次灑如，傲睨萬物，而復冥契沖和，此其所以發詠優游，而玩之有餘味也。

擬古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辛苦無此比，常有好容顏。我欲觀其人，晨去越河關，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意，取琴為我彈，上弦驚別鶴，下弦操孤鸞。願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

陶澗引何注：“上弦、下弦，猶言初曲、終曲”。又引吳注：“汪洪度曰：此與從

田子春游意略同。只別鶴孤鸞聊寓本懷，乃借古貞婦以喻己志之不移也”。

重規案：此詩首六句，寫出詩人理想中有道之士。次四句，言往觀其人。知我四句，言此士遺世獨立，不求人知；雖遠越河關，傾心向往，而此士並無倒屣相迎，喜遇知己之感，但操別鶴孤鸞之曲，以示亘萬世不顧之意。出於意表，故為之心驚也。末二句，詩人謂汝縱不屑人知，而我則誓願相從至於歲寒，所謂“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也。此陶公託詞自詠，以寄其固窮守節之意。東坡題跋云：“此東方一士，正淵明也。不知從之游者誰乎？若了得这一段，我即淵明，淵明即我”。可謂知淵明者矣。

蒼蒼谷中樹，冬夏常如茲，年年見霜雪，誰謂不知時。厭聞世上語，結友到臨淄，稷下多談士，指彼決吾疑。裝束既有日，已與家人辭，行行停出門，還坐更自思。不畏道里長，但畏人我欺，萬一不合意，永為世笑嗤。伊懷難具道，為君作此詩。

重規案：清吳瞻泰輯陶詩集注云：“首四句興起，人品已見。下故為顛倒錯綜之言，以寫霜雪不移之志，波瀾起伏，心緒萬端”。頗能道出陶公心意。至於全詩最跌宕處，厥在“行行停出門，還坐更自思”二語，而二語中“停”字，尤見驀然回首神理。停之言正也。世說新語品藻曰：“桓公停欲言，中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謂桓公正欲言而忽中止也。蜀志董允傳：“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修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開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蜀志“停出”，與此詩用語全同。正出門之時，卻坐自思，出處進退之機，在此一轉念間。有如屈子升皇赫戲，而忽臨睨舊鄉，反顧不行。千載之下，猶見其情瀾振盪已。

桃花源詩並序

便扶向路，處處誌之。

陶澍引湯本云：扶一作於。

丁福保陶淵明詩箋注云：扶一作於。向路，謂昔日來時之路也。誌，記也。

重規案：扶字，注家向來無解。本一作於者，蓋不得扶字之義而改作於也。

案：扶，沿也，順也，蓋六朝時方言。晉書謝安傳：“扶路唱樂，不覺至州

門”。扶路，猶今言沿路也。向，前也；向路，謂以前來時之路。處處誌之，謂沿來時之路，處處為標記，冀再來之時，庶幾不至迷失也。

AN ANALYSIS OF SOME DIFFICULT AND CONTROVERSIAL PASSAGES IN T'AO CH'IENT'S POEMS

P'AN CH'UNG-KUEI

In reading T'ao Ch'ien's poetry, most students consider his language to be plain and simple and his poems easy to understand without having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origin and allusion of his words and phrases. As a matter of fact, however, T'ao Ch'ien's poems, while characterized by profound sentiments and broad views, contain also many obscure passages and colloquial expressions current in the Chin and Sung period, (fourth century A. D.), which are difficult to figure out today. If we fail to observe the structural technique of his poetic forms and the exact meaning of his words and lines, we shall have trouble in understanding the poet's sentiments and ideas, and consequently in judging his literary merits and poetic style. In his review of Ku Chih's *A Standard Annotated Edition of T'ao Ch'ien's Poetic Works*, Chu Tzu-ch'ing has pointed out the many advantages of Ku's annotations over those of the earlier editors. In the comments and notes incorporated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attempts to deal with those problems that have been left unsolved by previous scholars. They range from the more important problems related to T'ao Ch'ien's age and family to the minor ones concerning the exegeses of his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The article represents the result of the author's careful investigation of the various problems he has encountered in the course of his work on T'ao Ch'ien's poetry. By presenting either his revisions of the views of early critics or his own contribution to an elucidation of certain difficult passages, he hopes this study will serve a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all lovers of T'ao Ch'ien's poetry.